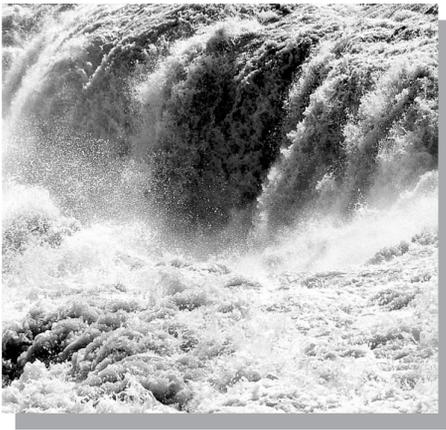


编辑 邱海泉 于淼 校对 刘玉娟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亲黄河南(国画) 杨敏

作家是不是天才

阮直

刚刚有个著名作家与上海一帮子爱写作的孩子说文学,告诉他们:作家不是天才,只要你勤奋、刻苦,也能成为作家。

可我担心他这样为孩子们励志,大多数孩子会被文学玩了。文学之路最不成全他的热爱者了。如果换成老夫我与那些小朋友们文学互动,我就不那样说。

假装我被邀请,假装我具备了与祖国花朵朵谈文学的资格(原谅我不知自量了)。于是我就说:孩子们,你们这么小就喜欢写作,但要知道,文学是创造性地捕捉灵感,不是技术性的写作。生命的基因中不具备文学的天赋是成不了文学家的。木匠、铁匠、工程师、博士都可以培养,但作家培养了也无法毕业。作家班也只能帮着已是作家的人提高鉴赏水平,甚至可以改变作家的价值观念,但就是不能帮着作家的艺术创作。如果作家也能培养,鲁迅的儿子就是小鲁迅,老舍的孩子就是小老舍,莫言的后代也是小莫言,可惜文学创作不能传授,最不能子承父业的就是文学。

写作的才华在同龄的孩子中崭露头角,但这绝不保证他们今后就能成为作家。如果这些孩子真的喜欢文学,又被作家认可具备了文学天赋,那么与作家的这一次交流就等于给他们输入了一次积极的正能量。如果不具备文学的天赋,你就是把他送到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深造,毕业之后再回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他也不过是个懂文学的公务员,而不会成为作家。

人成为什么,并能在某个领域成功,其前提一定是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也就是天才。别谈文学了,就是体育人才也是这样。参加田径少年体校的孩子全国有数百万,能成为田径杰出人才的从来就凤毛麟角。可是在牙买加,要找出几个短跑名将进入国家队那是易如反掌。在肯尼亚,国家从来就不用花钱培养长跑运动员,人家自己找个教练,训练训练就去参加世界各地的马拉松比赛,银子、奖牌就都划拉到肯尼亚了。人家的人种就适合那样的运动项目。就像欧洲人出哲学家,人家的思维方式就是思辨型的,咱中国人的思维是解读型的。师者解读孔孟,臣者解读帝王,学生解读试题,商人解读买卖,反正就是“解读”着证明自己接近了正确,绝不思辨着证明自己有了发现。谁敢说自己在某个领域是个天才。有了创造性的发现,那就是找死,必须说是笨鸟,但我能起大早,我先飞了,所以才吃到一条小鱼。

天才在我们心中比金子都贵重,显摆自己富贵顶多招人羡慕,显摆自己官大顶多招人嫉妒,要是敢显摆自己是个天才,大家碎死你。咱们不是太讨厌天才了,而是太喜欢天才了。所以,当我不是天才时,也决不许你是天才。你就是成功者,是巨大的成功者,你也不是天才,是勤奋、刻苦的结果。我没成功那是我没努力,我没刻苦。

经常听到一些官员对作家说:我这个人就是不够刻苦,工作一忙,好多事情就放弃了,等我退休之后一定把创作的事情捡起来,写一些属于自己的作品。老夫我真想说:我现在写作太忙,没时间当官,等我退休之后就从政,听说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今后公开竞选了,60岁也不超龄,当官就当选民的官,当上级任命的官不过错。可是我敢说,我怕他听了恼火,我年底的奖金可是他说了算。但自认为干啥都能成的人绝对是个蠢材。

生命的个体不是流水线生产的,不能人为地设计,虽说教育与培养能决定人的职业专长,但不是对生命潜能的最大挖掘。人的职业能力是生存行为,不是生命的天才。都在“梁山泊”造反起义的一百单八将,个个武艺高强,可都与他们的天赋有关。鼓上蚤的本事,李逵不会;花荣的神箭,矮脚虎不会。林冲的枪,武松的棒,杨志的大刀,鲁智深的禅杖,都是应了自己的身手才能耍得开,让他们轮换家活儿,保准不是英雄了。

技术专长不光是个习惯的事情,是生命基因在起作用,就象某些人勤奋、刻苦,有些人懒惰、松散,也是天生的,有时不好说优劣,就看用到什么地方。说某人有什么文学天赋就象说某人有什么工匠天赋一样,其实都不是什么赞美,诸君可别当回事!

又到了花团锦簇的春天,这是个属于养蜂人的节日。

一提及蜜蜂,总会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两件事情:故乡小媳妇白花花的胸脯和金灿灿的蜂蜜。

故乡在山清水秀的大巴山深处,除了一年那些应季的各种鲜花外,生长在山沟溪谷里的各种野花,更是四季常开。因此,故乡的山野间,自然成了蜜蜂的最爱。

在小山村,蜜蜂是孩子们少不了的童年伙伴,要是在哪里发现了一个蜂窝,立即会令一群孩童兴奋不已,总会挥舞着棍棒想着法子去攻击、捣毁。下场则是跑得慢的被愤怒的蜜蜂蛰得满头包,疼得撕心裂肺地哇哇大哭。

村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治疗蜂伤的土办法:用新鲜的人奶涂在患处。至于这样的处置方法有什么科学根据,我至今不清楚。但这个土办法的效用,却是儿时的我时常见到的。

当金黄的油菜花开满田野的时候,隔三岔五地总有小孩子凄厉的哭叫声响彻乡村。不大一会儿,就能听见焦急万分的家长开始四处打听,接着就是满山头的人相互喊话,询问谁家的小媳妇有奶水。

于是,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前面是口中责骂声不断、满脸焦急的父亲或母亲,后面跟着一个满头大包、不断抽泣的孩童,就成了这个时节里一道另类的乡村风景。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耕种劳作,还是在家里院坝闲聊,只要看见焦虑的家长和满头大

散文

又到山花烂漫时

刘宏伟

包的孩童,从来不问对方姓什名谁,是哪个村子的,正在哺乳期的小媳妇便会毫不犹豫地敞开心扉,把乳白色的奶汁挤在孩童的伤口,临走还会带上碗,直到擦到消肿为止。大巴山人的淳朴、憨直和广阔胸怀,由此可见一斑。每当此时,无论平日多么顽劣的孩童,此刻都是满脸的窘迫和羞涩,腭眉耷眼地不敢正视眼前的小媳妇白花花的胸脯。

尽管村里的孩童时常被蜜蜂蛰伤,但村民们对蜜蜂,却从来没有一丝的责怪之意,因为蜜蜂不会主动伤人,家长们时常会拿蜜蜂的勤劳来教导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村民们对蜜蜂,还有另一种感恩的情怀。在贫穷的山村,蜂蜜不但是亲友间相互馈赠的好礼,而且还是很多病痛的偏方和药引。

小时候隔壁婶娘家就养了几桶蜜蜂,别的小孩都挺怕,生性孤僻的我却时常静静地坐在婶娘家门前的梯坎上,看着满院子的蜜蜂在头顶飞来飞去,在蜂箱和天空间飞进飞出,耳朵里全是一片嗡嗡声,不时还会有蜜蜂停在我的头发或衣服上,有的甚至会偶尔停留在我的鼻子上,但都是短暂地驻足后立刻就飞远了,估计是被我的汗珠子熏着了。我总感觉这是它们在跟我玩耍说话哩!

每到采蜂蜜的时候,附近的小孩都爱跑

来远远地观看,婶娘总是戴着那顶用纱巾围了一圈的草帽,把手小心地伸进蜂桶里,不一会儿,她的胳膊上就爬满了厚厚的一层蜜蜂,然后满头满身都被不断飞舞的蜜蜂层层包围着,那场景,看上去着实可怕。每当这时,我总是站在远远的地方,替婶娘担心。这样的场景,往往要持续好几个小时才能结束。

每次婶娘取完蜂蜜,总爱第一个招手让我过去,让我看看桶里金灿灿的蜂蜜,分享她辛劳取得的果实,然后用手沾上金灿灿的蜂蜜直接放进我的嘴里,蜂蜜一进嘴里,黏稠得连吧唧嘴都很难,但那股馥郁的甜香立刻令全身心地漫延,令人陶醉……

除了取蜂蜜过程漫长外,婶娘每年都会遇到另一件头疼的事情,那就是一旦把握不好分桶的时机,蜜蜂就会出走,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婶娘就会循着头顶黑压压的蜂群和嗡嗡声,满山野地追赶着出走的蜜蜂。有时候,往往要一连追赶好几个山头,才能把出走的蜜蜂追回来,更多的时候,是追着追着就失去了它们的踪影。

“别看这些小东西,精灵得很,唉……空下的蜂桶正好可以等待在别处呆烦了的蜜蜂……”尽管婶娘每次都能这样的自我安慰,但每到蜜蜂分桶的时节,她还是早早地做好了新蜂桶,小心地守候在家里,随时准备为她那些可爱的蜜蜂安家。

如今,又到了山花烂漫的时节,在故乡人烟越来越稀少的乡野,辛勤的蜂儿们,你还在吗?

古斋

古人植树佳话

宋尚明

几年前,在山东省曲阜的孔庙内,看到孔子当年讲学的“杏坛”南侧,有一石栏围护的古松,相传为孔子亲手种植。树旁有石碑篆刻为证,上书“先生手植松”五个大字。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霜,树皮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只剩下嶙峋风骨依然支撑着树冠上的一片绿意。

四川彭县种桑育苗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诸葛亮便屯军植桑于此,并亲手种植了八棵桑树。每逢农历三月三,方圆百里的老百姓便来此朝山,民俗文化历史历史悠久,有歌谣“三月三朝葛仙山”,就与古代蚕事有关。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生前给后主刘禅上表的书上写道:“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文人大都喜欢竹,自古以来,竹就与松梅并称为“岁寒三友”。竹形直、节劲、姿秀、色翠、声幽、境雅。文人从竹中读出了亮节、风骨、虚心、谦恭的君子美德。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竹,他隐居辋川时,栽种了很多竹子,并在竹林深处弹琴自娱。有《竹里馆》诗为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多么清幽绝俗的月夜竹林,多么安闲自得的弹琴长啸之人啊!

杜甫也是个爱竹人,曾有诗曰:“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净,风吹片片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与竹为伴,诗人的闲雅之心和安然之志跃然纸上。

“长堤春柳”是扬州瘦西湖著名风景之一。瘦西湖呈狭长形,全长约十多里,湖边筑有长堤,堤上道旁遍植杨柳。阳春三月,柳丝拂水,翠色满堤,柔情万种,所以古时便有“多情最是扬州柳”之说。传说隋炀帝登基后,为了道路畅通扬州,曾下令开凿济渠,开通济渠从洛阳直达江都,称隋堤,并在渠畔广种垂柳。隋炀帝身先士卒,亲自栽柳,还御书赐柳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

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极言树木成长之艰辛。每看到春天树木生发,欣欣然之外,怀想古人植树,心中不由得生出思古之幽情。

新书架

《我唾弃你们的坟墓》

刘文莉

作者是写出了法国“第一才子书”《岁月的泡沫》的鲍里斯·维昂,他是与萨特、加缪、波伏瓦共同混迹于巴黎街头、作品影响了法国一代年轻人的文学鬼才。

他是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剧作家、翻译、评论家、画家、电影演员、小号手、爵士乐及地窖酒吧爱好者和机械工程师。白天,他作曲、翻译、研究数学、做木工、绘画、写小说;晚上,他不顾衰弱的心脏,去地窖酒吧吹奏小号。他与超现实主义流派交往密切,却总被人归为存在主义者。他是传奇,是天才,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死时年仅39岁。

《我唾弃你们的坟墓》既有美国式的故事趣味,又有法国式的情色描写。在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南部,混血黑人李·安德森的弟弟因为喜欢上一个白种女人,被白人设私刑烧死,这触发了李疯狂的复仇念头。他离开家来到另一座城市后,精心策划并残忍杀害了一名白人种植园主的两个女儿,向整个社会宣泄黑人被压抑的愤怒。这本书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黑人生存状况仍不容乐观的背景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为后来反种族歧视的社会解放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动员。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治爬到首相高位

文明郑州·“非遗”名录

葛记焖饼

左文

1926年,葛记焖饼第一代传人从北京到郑州,在火车站下沿儿以葛字号开店,先后在郑州乔家门、敦睦路、德化街、西太康路等处迁徒开店;1994年,又到大同路成立总店,名称葛记焖饼总店,在此基础上又在中原路、城东路、文化宫路发展了3家连锁店,2002年,葛记焖饼第三代传人代表葛志、葛素云在工人路开店,自主经营,2004年,移驻伏牛路,2005年,又在黄河路增设连锁店。

葛记焖饼于1995年在郑州第四届美食中获“中原名吃”称号,于1997年12月在杭州全国首届小

吃认定中获“中华名小吃”桂冠。葛记焖饼的焙烤考究,香软回甜;肉选五花,方寸五分,优选八料,配方独特,着水恰当,火候适度,见熟入坛,细细煨靠,肉好坛开,入口不腻,名闻遐迩,中原名吃。

葛记焖饼是我国北方社会饮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对于研究我国北方饮食的民俗习惯和商业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烹调技艺的丰富多样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明显的商业价值。

2009年,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随笔

远去的大雁

常天义

“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一年级课本里的歌谣。记得我小时候每念到这篇课文时,总会感到故乡的天空是那么唯美动人。

小时候农村老家,晚秋时节的早晨和傍晚,常常能看到群雁从远处而来,“唉啊,唉啊”飞过头顶,又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天际。秋去春来,轮回无限。恍惚间,不知从何时起仰望天空,不见了南去北往的大雁。有一天,从手机跳出《远飞的大雁》曲:“南飞的大雁,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远方,告诉我久别的亲人……”婉转凄约。蓦然间,咸湿的液体涌向眼角。鸿雁高翔悲鸣于天际已持续了数千年,而今忽然沉落中断。多少年没有来了,群雁白云千里,绵延着悠长阵列的美好时光,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春天是大雁飞来的季节,田野里的麦苗开始返青了,又一段岁月翻过了枝头。梦境里,细雨捎来了南方的信息,我仿佛听到了“唉啊,唉啊”的雁鸣,它们又飞回到了童年的蓝天里。

我的家乡村南是一片春地,到眼下季节,青青的麦田一望无际的绿。常有成群的大雁在这里栖身觅食。那时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会到这里玩耍或挖些野菜,和这儿的大雁似乎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每当有群雁来到这里,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就会“冲啊冲啊”地向雁阵一路跑去,惊得群雁

就会纷纷飞起,但惊慌后的大雁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敌情,就会重新飞回地面。这时猎人再次张罗声势,哨雁又报,众雁惊飞后仍不见敌情,就会纷纷啄弄报警雁,如此反复,哨雁已不知所措,继而飞离群雁。这时猎人继续向雁群慢慢移动,随着猎枪的靠近,群雁真正感到危急为时已晚,当它们逃离地面一米多高时,罪恶的枪响了,猎狗扑了过去。欲飞欲落的伤雁被一次次跳起的恶狗拽回地面。硝烟过后,雁尸横野,惨不忍睹啊!多少年过去了,但那血腥的场面仍历历在目。猎杀大雁的枪声早已沉寂,残忍愚昧的罪错也早已过世于已被贫瘠的年代,但实为自残的人类也永远伤透了大雁的心。流年月,虽然猎人还不至于对大雁种群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但大雁似乎厌倦了与人类为伍,一直在选择逃离而远去,远去得无影无踪。可大雁昔日是守时守节,春暖向北,秋凉南飞,从不爽约的啊!

春秋时节人们仰头看大雁列队飞过,本是极平常的事,如今却成为一种奢望和梦想。“鸿雁传书”那千古佳话真的要成了千古绝唱!

大雁是世间最具灵性的候鸟。渴望后人能让我们的子孙还能看到祖先先看到的景象,群雁重新回到了人间的天空,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

开始被军人视为眼中钉的犬养毅,其实最初与军部的关系也不错。在整垮上届首相滨口雄幸时,还担任过军部的好帮手。滨口内閣是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田中内閣又因皇姑屯事件倒台后上台的。上台半年便赶上了他生命的伦敦海军会议。

说到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必须扯出华盛顿会议。1922年华盛顿会议曾规定:日本海军大型舰只能为英美两国的60%。日本政府对此一比率不满,于是伦敦会议前定出方针,要提高到10个百分点,将比率调整到70%。潜艇则保持已有的7800吨水平。

1930年1月,海军裁军会议在伦敦举行。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修改,坚持华盛顿会议的60%比率,而且要废除所有潜艇。

会议陷入僵局。此时正值大萧条波及日本,滨口内閣面对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决心紧缩财政,协调外交,达成裁军协议以缓和处于灾难中的国民经济。

当然也还有另一面。在皇室和军阀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沿政治爬到首相高位

口,深知必须照顾军部情绪,否则后果难料。

滨口内閣在会谈中为日本讨价还价,异常艰苦,终于在3月13日签订了日美妥协案,日本拥有舰只吨位为美国的69.75%。

军部要求上调100个百分点,滨口内閣在美国人那里拿到了9.75个百分点。日本的主张可以说几乎完全被贯彻了,69.75%与70%,仅仅相差0.25%。

但就是这0.25%之差,竟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和次长末次信正首先发难,大表不满,指责滨口内閣不顾军令部反对而签约,违反宪法。

日本军人在日本政治中之蛮横霸道,可见一斑。

倘若要简单一些,在野党政友会也立即随声附和,说滨口内閣“明知军令部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却无视这一意见,轻率地决定了有关国防的重大问题”,利用伦敦条约开展倒阁运动。其中最积极甚至把它上升到“侵犯统帅权”高度的,就是政友会总裁犬养毅。

连载



系密切,森格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格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

“我们为什么来,你清楚有什么话快说!”三上卓吼叫着。

“讲话没用!”“开枪!”

黑岩勇和三上卓一齐朝犬养毅的头部开了枪。犬养毅满身血污,倒在榻榻米上,当即毙命。

“把皮鞋脱掉吧!”这是位不赞同军部专制的首相说的最后一句话。

军官们是来刺杀他的,没有人按习惯,进屋脱鞋。

随着犬养首相的葬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政党政治,在日本寿终正寝。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才有人出来,犬养毅被谋杀使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

日本历史学家猪木正道评论说,“五一五刺杀推翻了两度护宪运动中先辈们费尽心血才粗具规模的议会政治,倒退到在帝国议会中没有基础的超然内閣时期。”

军人飞扬跋扈的时期已经到来。近代日本政界的每一起刺杀,几乎都与中国问题有关,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日本几届首相纷纷跌落。

刺杀犬养首相,起因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分歧。

犬养毅是日本政界著名民主人士,与孙中山交情很深,一生致力于确立政党政治。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列出对中国革命提供有力帮助的22位日本友人,排第三位的便是犬养毅。

排第一位的日本革命者宫崎滔天曾经说:“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唯犬养毅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

犬养毅为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当孙中山落难,他就为收容孙中山在日本奔走斡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很快到上海,卖力地声援孙中山上台,激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

犬养毅的身材十分矮小。他是在既不能控制军部一手操纵的“九一八”事变,又不能制止国联派出调查团的若槻内閣倒台后出任首相的。与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关系是他独特的优势。甚至蒋介石落难日本时他对蒋也有过帮助。南京政府的很多要人都与他有私人联系。犬养毅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方针应是:承认1922年华盛顿的《九国公约》。公约第一条就

规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行政权的完整。”日本也在公约上签了字。犬养毅坚持认为,若按照军部的意思,否认中国对满蒙的主权,即使一时能够使满洲从中国分离出来,两者最终仍会合为一体。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犬养毅决定走一条危险的钢丝,使日本的权益和中国的主动权在满蒙都能顾及。

1931年12月20日左右,他秘密派遣萱野长知为特使前往南京。萱野是退役军人,曾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达30年之久,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关系比犬养毅更深。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对萱野以广东革命军顾问之重任相托。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他是唯一侍奉在侧的日本人。由他来调解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萱野在南京活动期间,为了询问犬养首相的意向,拍发了一份很长的密码电报,却没有任何回音。于是连续拍发好几份电报,都杳无音信。

犬养毅的秘密活动就是通过这些电报暴露了。扣下电报的是内阁书记官长森格。他与军部的少壮军人关

系密切,森格先把电报内容告诉了少壮派军官,再通过犬养毅的儿子警告犬养毅本人。

森格是一个政治背景十分复杂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代表三井物产,最先向孙中山提出提供财政援助;